没有最差只有更差的「本土」派史觀

趙雨樂　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

宣揚「港獨」的青年不習歷史，只愛對學者辛勤的著述斷章取義，明明書本就事而論事，卻遭無耻之徒胡亂套用，結果「香港保衛」、「非我族裔」朗朗上口，反用來畫地為牢，自絕於祖國關係。凡此，蓋非作著原意，敬請「本土」組識者自重，還香港歷史一個公道。

「本土」思潮在香港肆虐，不是新鮮的事，正因「疫症」由外地帶進，融入某些香港氣候，漸而成為本港習以為常的風土病。「本土症」病理無前科可尋，病徵是語無倫次，盛氣凌人，而且喜歡以染病為榮，令人瞠目結舌。上月聖誕，「時代思進」又鬧出笑話，在網上招募20多人身穿軍服，扮演「香港義勇防衛軍」，在中環碼頭、尖沙咀鐘樓、灣仔港鐵站聲言「抗日衛港」。此等動作，其實類於時下年輕人流行的cosplay，所以引來大批市民圍觀拍照，問題卻是設局者連要扮演的角色都未弄清楚，20對「光管」作駐守狀，教人捧腹。考其幼稚之舉，源於對香港史實混淆，徘徊於真假幻覺。再聽10名的「導賞員」高談闊論「香港保衛戰」，真令小弟手心冒汗，鐵一般的歷史事實居然可以歪曲如此，香港不待他們保衛，其實已經接近淪陷的邊緣了。

「時代思進」宣揚香港「建軍」

群魔亂舞香江，應挑選萬聖節來嚇人，聖誕節是普天同慶的日子，鬧市裡充滿對社會的祝福和期盼，不應仿效恐怖武裝的「突襲」。或許他們穿棕色軍服、黑色軍靴、戴上墨綠色頭盔，衣袖繡有HKVD（香港義勇防衛軍）的「軍人」，是想給人歷史的想像空間。然而，縱使這些「導賞員」如何努力解說，我想不出眼前這批「大茄」，與1941年12月8日香港被日軍入侵的防衛戰歷史有任何聯繫。基於香港義勇防衛軍的史料有限，而此群體的活動並不顯眼，香港回歸後，教科書、媒體鮮有提及，亦屬正常。在筆者認識的歷史學者之間，已有同仁努力進行此方面的研究補白，歷史常有不為人注意的事，但並不等於特區政府刻意抹殺此段歷史，此一治史原則一定要清晰理解。

「時代思進」經過一番苦思，用上「Watershed Hong Kong」作為會名，或意指要把香港某時期作為分水嶺，以高舉自身的價值觀念。其思維與段限界定其實十分含糊，嚴格而言，有處於中英政治夾縫之中，選取對自己有利課題，卻罔顧近代香港與內地史實之嫌。例如此次「軍演」，骨子裡是想力陳政府在97年前不提香港曾經有「真正香港人的軍隊」歷史，因而續向特區翻這筆舊賬。到底這是什麼思想邏輯呢？所謂「冤有頭，債有主」，若覺得港英時代政府做得不足，應找英國老家算賬才對，用不着張冠李戴。筆者相信，它還包含另一種深層意味，就是堅持香港「建軍」，並以此例作為與中共對立的歷史憑證。故此，同時刻意貶低「東江縱隊」在香港的游擊活動。

東江縱隊英勇抗日史不容扭曲

歷時18日的香港戰事，由日本第38師團、228聯隊和230聯隊策動攻勢，港英政府在香港由北至南設下幾道防禦線。由於北面新界邊境遼闊，守禦困難，在日軍多路進逼下，新界至九龍半島的醉酒灣防線很快便告淪陷，只有靠游擊義士在後方進行有限度的牽制。英軍欲將主力集中在港島，尤其圍繞於香港薄扶林水塘一帶的山區沿線，建立較熟悉的地形協防。12月18號日軍已登陸香港島，港方在黃泥涌峽道激戰失守後，已呈節節敗退之勢，由紫羅蘭山南下的淺水灣、深水灣、壽臣山，以及黃竹坑、灣仔一帶先後被日軍攻佔，形成赤柱半島的孤懸狀態，楊慕琦港督終於在12月25日宣佈投降。

正如不少學者指出，英軍守護港土的力量，誠非這些「導賞員」口中所述的「香港義勇防衛軍」，此類作為後備的民間編隊，由最初義務服役性質，最後加入「皇家」二字，抗戰宣傳意義遠大於實質戰地操作。其時在港英軍，乃英籍、加拿大籍、印度籍、少數華籍組成的正規軍隊。從近人史料追述可見，東江縱隊是活躍於內地邊境及香港新界的游擊主力，英勇地對日軍進行長期拉鋸戰，因而日軍視為如芒刺背，大舉搜村殺害游擊隊的事例甚多。

樹正確國族史觀　走出政治陰霾

「港獨」思潮近期在香港冒起，筆者不厭其煩透過媒體訪問，並撰文力斥其歷史思維的歪謬，從游梁宣誓的「香港不是中國」與「支那」怪論，到「南京大屠殺」的嫁禍中共，迄「時代思進」的軍裝上場。筆者預計這些設計獨特的言論陸續有來，正需要知識人憑學問良心說話，好好教導年輕人向「港獨」說不，建立正確的國族史觀，香港才能走出政治陰霾。偏偏宣揚「港獨」的青年不習歷史，只愛對學者辛勤的著述斷章取義，明明書本就事而論事，卻遭無耻之徒胡亂套用，結果「香港保衛」、「非我族裔」朗朗上口，反用來畫地為牢，自絕於與祖國關係。凡此，蓋非作著原意，敬請「本土」組識者自重，還香港歷史一個公道。

香港應唱好河套科技園這齣大戲

劉斯路　資深評論員

名家時評

當今世界發展，一日千里，全球每一個角落莫不以改革的姿態去迎接各種嚴峻的挑戰，「改革」、「改變」、「變革」、「與時俱進」等等口號，無時無刻不見諸各種領導者之口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們祖國30多年的快速發展，就是貫穿了改革這一條主線。遺憾的是，改革的口號始終在香港叫不響，倒是相當多陳舊的模式、制度、思維方式、行事方法，還被視為「核心價值」，成為動也動不得的「神主牌」。

近日就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，那就是西九建香港故宮博物館。這，本來是香港何等榮耀的大喜事，可是那些反對派則說，好是好，但是不能不諮詢。天啊！我們香港難道要「諮詢治港」，什麼事都要問過大家，那是不是還要「公投」？

「諮詢治港」費時失事

事實上，香港所謂的諮詢制度，就是一個很值得檢討和改革的癥結。且不要說一些別有用心的反對派要以此阻礙香港發展，以達至醜化政府的目的，事實上也成為公務員體系中官僚「不作為」及「推諉拖拉」的藉口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敢於拍板，敢於負責，不怕攻擊抹黑，值得稱讚。

再說的是河套區開發，中央送了大禮了，河套區業權歸香港了，但會否十年八載還是爛地一塊，令人關注。

2017年伊始，港深政府簽署了《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》。落馬洲河套地區的87公頃產權清晰定為香港所有，並明確定位產業為科技園，其面積為香港科技園的4倍。無疑，這將為香港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，有可能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。首先，當下香港土地極度短缺，真正是寸土寸金，突然從天上掉下一個金元寶，平添了87公頃經濟發展用地，再怎麼評估這個金元寶的價值都不為過。

■港深兩地月初簽署《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》。

另外，該科技園採取香港主建並負責管理，港深兩地緊密合作的模式發展，將會按三大基本原則辦事：一，整個河套區和「港深創新及科技園」均適用香港特區法律和香港政府的土地行政制度；二，以公益為主，深港雙方均不會從中獲取盈利；三，雙方以共同協商、互利共贏的精神處理各項事務。

香港特區政府負責興建河套地區的基礎設施，平整土地後，由香港科技園公司的附屬公司負責建設和營運。這樣，可以充分依託兩地的人才與科技、金融優勢、稅收優勢，使該科技園的發展擁有其他科技園難以競爭的優勢。因此，河套科技園的發展天生具有優勢，前景未可限量。再次，在當下青年苦於缺乏上流機會之時，河套科技園無疑打開了一扇可以憧憬的窗戶，未來有志於創新創業的青年將可以在此大有作為。

港深河套合作來之不易

值得一提的是，當下香港某些人士，以為中央贈予香港的這份「大禮」是理所當然的，不要說不懂得珍惜，而且不知道這來之不易。從1997年拉直深圳河套後，這一塊面積87公頃的土地歸屬港深兩地意見分歧，爭持不下。國務院在1997年7月1日頒發第221號令，就深圳河的河套區權屬問題作出澄清，規定業權仍歸深圳所有，而香港則擁有該區域的管理權。

之後，差不多20年來，港深對於業權和開發模式始終未能達至共識。2015年，廣東省政府《粵港合作框架協議》提出，「在尊重歷史、尊重現實的基礎上，以共同開發、共用成果為原則，加快推進深港落馬洲河套地區的開發建設。」直到這次港深河套協議的簽署，才確認了香港對河套地區享有土地業權，適用香港法律和行政制度。當然，最終是廣東省和深圳市照顧香港經濟發展，作出了讓步。

只不過，香港高興之餘，還要反省，因為20年來香港的創新科技毫無寸進，而深圳則一日千里，以「科技創新立市」，湧現出眾多世界級的知名科創企業，如騰訊、華為、大疆、中興等等，走在了全國乃至世界的前頭，香港望塵莫及。如今，就看香港如何唱河套科技園這齣大戲啦。

及早「拆彈」落實港深創科園

陳勇　港區全國人大代表　民建聯副主席　新社聯理事長

港深政府日前簽署備忘錄，攜手在落馬洲河套地區87公頃的空間，共同發展創新科技。消息一出，不少本地創科人才乃至普羅市民視之為喜訊，皆因河套區可塑性高，惜港深兩地多年來就土地業權及發展機制問題各持己見，合作項目一直「只聞樓梯響」。如今雙方同意在遵循「一國兩制」及「共同開發、共享成果」原則下合作，勢必拉動兩地經濟發展大引擎。

回歸後，歷屆政府空談經濟升級轉型，具體政策卻欠奉，業界只能單打獨鬥，香港整體科技發展大大落後於日韓、新加坡及台灣等地。相反，毗鄰的深圳卻在高科技發展上大放異彩，打造了躋身世界舞台的企業與產品，更有中國「矽谷」之稱。

事實上，香港不缺科技人才，例如大行其道的航拍機，其創造原型就是在香港的大學裡孕育，但由於深圳創業條件優勝，香港只能眼白白看着肥水流進別人田。隨着全球創新科技不斷演進，香港如不想淪為明日黃花，定必要把握好河套項目，讓香港國際自由港的優勢結合深圳科技創新產業優勢，締造共贏格局。

河套區發展前途光明，但阻力不容小覷。有環保人士稱科技園會破壞具生態價值的濕地；反對派又打「諮詢」牌，揚言政府未問市民就包底出錢，加上地理位置遠，變相為深圳「作嫁衣裳」；有議員更恐嚇指，一旦附有便利通關措施，內地員工湧入會搶走本地人才「飯碗」，云云。謠言滿天飛，當局在公開透明開展項目時，必須及早「拆彈」，掃除謬誤，別讓一兩顆老鼠屎壞了整鍋粥。

境外人幣拆息升打擊高槓桿炒家

曾淵滄博士

踏入2017年，境外人民幣供應突然緊張，拆息抽上100厘以上的水平，境外境內人民幣匯率也一度大幅度回升，於是，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中國政府在打大鱷，但是，人民幣匯率只上升兩天就大幅回跌，幾乎打回原形，已接近7算邊緣。看來，「戰事」依然持續。

大鱷如此勇猛，是因為大鱷明白，通過減少人民幣供應來挾高息率的做法不可能持久，100厘的利率會損害正常的經濟環境，就算以年率100厘來計算，每天只是0.27厘，即沽空者的獲利點是人民幣單日貶值幅度大過0.27%就行了。1月6日，人民幣單日跌幅近1%，炒即日鮮的沽空者大獲全勝。
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我不認為中國政府是在干預人民幣的匯率，也不是打大鱷，只是要讓那些以高槓桿比例炒作人民幣，沽空人民幣的大鱷知道，中國政府不會任由投機者通過不斷沽空人民幣而獲利，隨時會出手打壓投機者，儘管只是兩天的打壓，也足以打掉不少投機客，讓炒家心中有個警惕，至少會阻止水平不夠的業餘炒家加入成為人民幣的沽空者，正常的為避風險的長期對空者依然不會受影響。

踏入2017年，除了人民幣出現匯率戰之外，阻止人民幣外流的措施又增加多一項，也應該是比過去所有的措施都強的一項，那就是開始限制一般百姓每年可以自由匯出5萬美元額度的安排。從2017年開始，中國內地居民要取得外匯，得先填表申請，詳細說明用途，並強調不能用外匯買股票、買樓，這應該是最強而有效的阻止人民幣外流的方法。試想一想，中國有13億人口，只要有1億人每年匯出5萬美元，那就是5萬億美元，遠超過中國外匯儲備的數字，也許你會說窮人沒有5萬美元可以匯出，但是他們可能借出身份幫人匯出以圖利。

為什麼人民幣會外流，原因是人民幣貶值，老百姓擔心貨幣貶值而購買持有外匯是很正常的行為。四年前，日本安倍上台後，努力地促使日圓貶值，結果日本股市大升，日本經濟也起死回生，日本企業恢復競爭力。英國脱歐公投後，英鎊也大幅貶值，英國政府也同樣地沒有出手干預。因此，我估計中國政府也不會真正的干預匯市，我不相信市場裡傳出的所謂「鐵底」的說法，不久前，人人說6.8是鐵底，現在又改稱7算是鐵底？

「送禮」爭議突顯反對派的政治本質

陳志豪　香港群策匯思副主席

香港回歸祖國即將踏入20周年。近日，中央向香港接連送出兩份大禮，一份是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支持下，於西九文化區興建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」；另一份大禮是港深兩地政府簽署《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》，將於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「港深創新及科技園」。

透過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」，本港的旅遊業競爭力、文化地位及文化氛圍將大大提升，有助於吸引更多醉心中華藝術的遊客，並在香港本地推廣中華文化，甚至藉機大力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。藉着「港深創新及科技園」，本港的創科用地將大大增加，與世界及內地精英科企的聯繫協作也會更加緊密，將有利於降低本港創新科技企業的經營成本，刺激本港的創科氛圍，吸引更多年輕人投身創科浪潮，並完善本港的創科產業鏈，為創新創意產業提供更大扶持。

毫無疑問，中央的兩份大禮對香港是有實際利益和深遠意義的，有利香港開拓新產業，為港青提供更多元的發展空間，增加港青的向上流動機會，豐富市民的文化生活，並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。這難道不是港人一直以來的訴求嗎？須知道，要得到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支持，提供大量國寶級珍品予香港展覽，是非常不容易的，背後肯定是得到中央的大力促使和信任才能夠玉成美事。至於「港深創新及科技園」方面，港深兩地政府曾就落馬洲河套區業權和發展模式商討多年，如沒有中央一錘定音「拍板」，相信也難以作出定案。可見，這兩份大禮背後，所體現的是「一國兩制」的優越性和特殊性，以及中央對香港的重視。

可惜的是，對於中央的厚禮，對於香港的機遇，反對派始終不領情，連日來不斷大力鞭撻，把好事當成了壞事。事實上，這正正突顯了反對派的政治本質。反對派的政治本質與特區政府的政績是相對立的，港府做得愈好，反對派的發展空間愈受擠壓；反之，港府民望愈低殘，愈有利反對派的發展。由是觀之，站在反對派的角度，香港繁榮穩定，政通人和，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？回歸以來，反對派一再站在港人利益的對立面，是合乎其政治定位的內在邏輯的。

記得王光亞主任曾說過，期望「泛民主派」成為香港的建設性力量。筆者認為，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期望「泛民主派」不再以「反港府、反中央」作為其政治路線，不再視政府的錯失為「補品」，不再以咬噬特區政府和中央的血肉維生。事實上，這種背離市民福祉的政治本質，是沒有出路的，早晚會愈走愈窄，對香港也沒有好處。相反，若「泛民主派」能夠變得積極一點，為建設香港多出力，與港人利益並肩，不做損害香港利益的事，成為香港發展和「一國兩制」的正能量，前景必然會更加精彩。

西九故宮博物館體現「一國兩制」優越性

李世榮　新界社團聯會副總幹事　沙田區議員

故宮是中華文化的圖騰，是中華民族的瑰寶，承載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藝術精華。故此，不論是北京故宮博物院，還是台北故宮博物院，同樣是舉世知名，遊客絡繹不絕。據統計，台北故宮博物院每年所接待的遊客達數百萬人，北京故宮博物院每年所接待的遊客更達逾千萬人，甚至被視為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五大博物館之一，是北京的重要旅遊景點，更被視為當地文化界的心臟。

故當特區政府宣佈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簽署合作協議，將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，並獲故宮博物院同意提供大量國寶級文物予香港展覽時，本港文化界、教育界、藝術界、收藏界的重分量人物紛紛讚不絕口，甚至組成聯盟支持特區政府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。可惜，正正由於「故宮」的分量如此厚重，招來為反而反的破壞派心懷不軌，無視國家的厚愛和善意，逢中必反，以諮詢為名肆意攻擊，甚至抹黑為香港向中央獻媚。

事實上，香港素來被視為文化沙漠，文化藝術設施不足，氛圍不濃厚，更缺乏一些文化藝術上的重要旅遊景點。北京故宮博物院共有逾180萬件套文物藏品，但展出的數目只為百分之一。當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落成後，大量從未公開展示的文藝珍品在香港展出，其文化藝術的吸引力不言而喻。所謂硬件帶動軟件，當故宮文化博物館落成後，更可與M＋博物館和戲曲中心互相配合為文化區加入多樣性藝術的元素，可謂相輔相成。港人不用離開香港，便能夠欣賞到大量珍寶文物，對港人的文化薰陶和中華文化的傳承肯定大有裨益，相信亦能吸引不少慕名而來的遊客。

無疑，在香港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肯定是大好事，是國家送予香港的一份大禮，體現了「一國兩制」的特殊性及優越性，對香港有百利而無一害。香港是國際都會，理應有一座國際級文化博物館，筆者和大多數港人一樣，對此翹首以待！